

萌芽
书系

蔡骏
心理悬疑小说

我听到我的灵魂在身体里问道：“我还在吗？”

荒村归来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HUANGCUN GUILAI



荒村归来

蔡骏 著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“萌芽书系”总序

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

《萌芽》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，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。二十年前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外延形象》就是作为“萌芽丛书”之一种，由萌芽编辑部编辑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。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。后来曹阳继任主编，依然曹随萧规，继续编辑“萌芽丛书”。出书，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，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。但是后来，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，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，编辑出版“萌芽丛书”也就被迫中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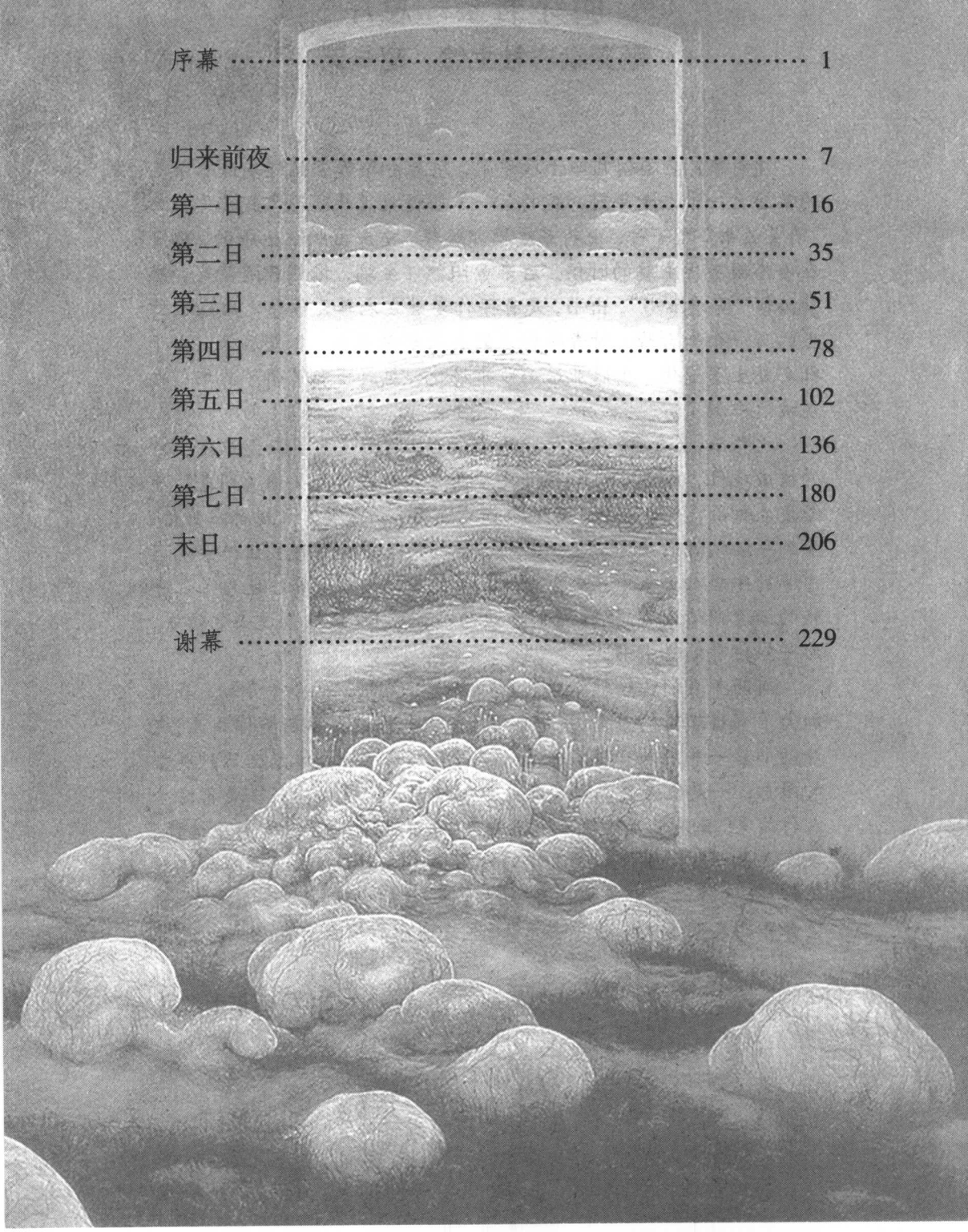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，《萌芽》杂志终于走出低谷，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，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。新作者只要在《萌芽》连续发表作品，或者获得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立刻崭露头角，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，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。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、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，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、他们喜欢的书，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，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。

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，并将除了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》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“萌芽书系”。“萌芽书系”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：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，包括《萌芽》精选本；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；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。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，兼容并蓄，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。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，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。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。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“萌芽书系”，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

目录

序幕	1
归来前夜	7
第一日	16
第二日	35
第三日	51
第四日	78
第五日	102
第六日	136
第七日	180
末日	206
谢幕	229





序
幕



某年某月19日。

这可能是许子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。从清晨起，一双眼皮就跳个不停。老人们说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”，却从没说过两只眼皮一起跳将预兆什么。

江南的冬雨笼罩着这片荒凉田野，四周飘满了接近冰点的湿气，再厚的毛衣都抵挡不住这种寒冷。他感到从皮肤到骨髓都凉透了，就像浸泡在一盆冰水中。

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。这场戏在冰凉的细雨中拉开帷幕，露出了整个田野做的舞台——在穿越了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后，所有的演员都已化为残破的骸骨，安静地躺在被泥水污染的古老墓穴里；导演是个被称做历史的老家伙，他万寿无疆全知全能地注视着一切；而许子心则是这幕戏剧惟一的观众。

此间距离太湖只有几公里，四周矗立着十几块灰色的土丘，当中那几千平方米大的空地，便是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了。

许子心站在一块小土丘上，雨靴和裤子上沾满了泥水，雨伞下的脸庞和天空一样阴沉。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这块土丘，在五千年前有十几米高，是个标准的方锥体，顶上留下一小块平地，作为巫师与神灵对话的祭坛——就像古埃及或墨西哥的金字塔。干旱的沙漠保护了金字塔，而江南的湿气和几千年前的洪水，早已把这些古老的祭坛，冲刷成了只剩两米高的残迹，看起来就像乡下常见的大坟墩。

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发掘现场，一大片基坑已被清理了出来，现在又被灌进了许多雨水。基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个圆洞，都是古代柱子的基础。这些基础从南到北分成三排，每排距离大约五米。真是令人瞠目，五千年前江南地区的居民，竟已建成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宫殿，宛如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迷宫。许子心想起了英国人伊文思，他在1900年发现了那处五千年前的迷宫，震惊了整个世界。

难道这就是五千年前神秘良渚文明的神殿？除了许子心脚下的土丘



外，周围还有好几处“大坟墩”，十几处大型墓葬和祭坛的遗址，如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这里——宏伟的宫殿，巨大的陵墓，神秘的祭坛。或许眼前这片冬季荒野，就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神秘古都，是古国濒临毁灭时的“总祭坛”，是那个最终秘密的葬身之所。

芝麻开门。

没错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将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。许子心颤抖着点了点头，忽然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……

奇怪！怎么会听到这种声音？他下意识地看向四周看了看，土丘边并没有其他人，所有人都在下面的发掘基坑里。那声音似乎是从空气中传来的，带着幽灵般的耳语，仿佛有两片嘴唇就藏在他耳边，喃喃细语，只是他看不到她。

她是谁？

许子心使劲晃了晃脑袋，驱散了刚才那鬼声音，该不是自己的幻听吧？他揉了揉眼睛，只见在一片烟雨中，正面最大的土丘已被挖开了。那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墓葬，不知底下藏着什么天使——或者魔鬼。

不过，因为冬季再加上连续几天的阴雨，发掘现场并没有多少民工，只剩下几个考古所的学生，小心翼翼地蹲在挖开的墓坑里，用竹签剔着埋在泥土中的陶器。像这样阴雨连绵的江南冬季，确实不适合考古活动，但因为最近发现了严重的盗墓现象，只能在春节前进行抢救性发掘，否则地下的宝贝都得给盗墓贼搬光了。

一股奇怪的冷风嗖嗖地钻进衣服里，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，让许子心猛打一个冷战，只感到眼前几乎一黑，某个阴影瞬间覆盖了视线，让他差点没从土丘上摔下去。

就像有人用一块布蒙在你脸上，然后又迅速地抽走了。许子心睁大着眼睛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似乎连乌云都变成了某种奇怪的脸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巫术用语：天地感应。

许子心有些后悔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过来？仅仅因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重要的遗址，还是因为发现了东方最古老的“土筑金字塔”残迹，或是将要发现破解良渚文明消亡之谜的钥匙？

是的，这一切对许子心来说都很重要。因为他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



员，长久以来，他一直等待某个惊人的发现，能使自己一夜成名，得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但现在还有一件事，让许子心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宁。昨天晚上还和妻子通过电话，她抽泣着责怪丈夫为何这个时候还在外边。是啊，难道一生中还有什么能比她更重要吗？

两只眼皮依然不停地跳着，就连心脏也快速颤动了起来——不能再留在这个“鬼地方”了。对不起，你们这些埋在遗址地下的死人们，五千年前生活于此地的古人们，你们是否重见天日关我什么事？让尸骨和鬼魂永远留在地下吧，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打扰你们。

许子心决定离开这里，离开这片飘荡着五千年前幽灵气味的田野，离开这个曾让无数人痴狂的神秘之谜。

当他撑着伞走下土丘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叫喊，还有人叫着他的名字，好像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。他被迫折返回来，走到那座被挖开的大墓坑前。

“人殉！”

不知哪个学生喊了出来，刹那间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，发掘现场又回到了坟墓的平静中，只有冰凉的雨点打在许子心脸上。

在底下一方巨大的墓坑中，密密麻麻排列着上百具人类骸骨，绝大多数都是残缺的——破碎的头骨与断裂的腿骨，还有其他细碎的骨殖。其中只有几具是相对完整的，呈现出可怕的扭曲状态，似乎是被捆绑着扔下了墓坑。

这就是所谓的人殉，以活人作为陪葬或者祭祀品。像这样惨烈的画面，过去只有在安阳殷墟和秦公一号大墓中才见到过。更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是，在良渚文明的历次考古发掘中，从未有过活人殉葬的发现，难道历史就此要改写了吗？

面对眼前这些阴森森的骨头，许子心快喘不过气来了。难道自己并没有幻听，刚才耳边听到的呻吟声，就是这些悲惨的牺牲品们，在临死前发出的哀号？这些声音在古墓里被密封了五千年，就像被刻录在一张光盘上，如今终于被解密播放了出来。

许子心开始想像殉葬者们的悲惨呼喊，似乎在这静谧的江南冬季的



细雨中，突然响起了无数撕心裂肺的哀号声，宛如锋利的刀片，割开了许子心的耳膜——他看见了那些男女老少们濒临死亡时的痛苦挣扎，对于生存的最后一丝渴望、对于今世的最后一次诅咒、对于来世最后一次祈祷。然后他们被埋入墓穴之中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泥土覆盖了嘴巴和鼻孔，渐渐无法呼吸，直到抵达另一个世界。

“啊！”

许子心轻轻地叫了一声，竟然也有了那种感觉，嘴巴和鼻孔像被什么堵住似的，喉咙口火辣辣地疼，接近窒息。他就像溺水者获救一般，大口地喘息起来，让冰凉而湿润的空气涌入胸膛。

但他不愿相信刚才如此悲惨的感受，于是想到了另一种可能——那些可怜的陪葬者们，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反抗，他们漠然地走上了死亡之路。对他们而言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进入墓穴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行的起点。

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殉坑了。在人殉坑的后面，可以看到明显经过人工处理的痕迹，也许那里就是墓穴主人的幽冥居所了。土层已经很薄了，许子心跳下去参与了发掘，很快就清理出一块长方形的墓坑。

他看到她了。

是的，她就躺在那里，一具沉睡了五千年的尸骨。

许子心只感到心脏几乎停住了跳动，悬了片刻之后才又“重新启动”，因为他看到了一具单独的尸骨。

她就是这座大墓的主人。

在众人颤抖的目光中，许子心第一个平静了下来，仔细端详着墓主的骸骨，这就是传说中良渚文明的神秘统治者？

相比外面那些可怜的殉葬者们，这具墓主人的尸骨保存得相当完好。这里相当于古墓的地宫，一定有着特殊的防护措施。

许子心怔怔地看着墓主人的头骨，在眉骨下是两只深深的洞眼，仿佛仍在放射着统治者的目光。

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已化为枯骨的她还是个活物，正用一种充满了嘲讽的眼神，直盯着许子心的眼睛。

他们在隔着五千年的时光隧道中对话……



然而，更让许子心感到奇怪的是，墓主人周围排列着几十件玉器，它们组成了一个几近标准的圆圈形状，把墓主人的骸骨围在中央。

圆柱体的玉琮、圆盘状的玉璧、斧头般的玉钺，似乎是一次上古玉器大展览，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墓主人周围。这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一种特殊巫术，还是为死者走向冥界的指示路标，抑或是留给数千年后造访古墓的考古队员们的某种暗示？

在淅沥的冬季细雨中，许子心感到一阵晕眩，仿佛有某种烟雾飘荡了起来。

如果以墓主人的骨盆部分作为圆心，以骨盆到周围任意一件玉器的距离作为半径，就可以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轨迹，几乎所有的玉器都在这条圆弧上。

要是从天上俯视这些玉器和尸骨，就像是“①”这个符号。

突然，一个字从许子心脑子里蹦了出来——

环！

这是一个致命的字眼。

就在许子心目瞪口呆的瞬间，耳边似乎隐隐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

啊，就是今天了。

某年某月19日。



归来前夜



2005年某月19日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《地狱的第19层》之后，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之前。

更确切地说，这是在《荒村公寓》与《地狱的第19层》出版之后发生的故事。

在《荒村公寓》这本书里夹有一张卡片——去往荒村公寓的勇敢者单程票。你剪下车票后，可以将下面的书迷回执寄到接力出版社，就有机会获得《地狱的第19层》的作者签名本。

因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出版社转给了我无数封读者来信，绝大多数信封里都有书迷回执，此外还有许多读者留言和附信。其中有些信确实深深感动了我，但我也看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，比如有许多人问我去荒村的办法，最好还要有返程票，也有人来向我打听春雨的联系方式，更有人说他们也去过荒村。

还好，至今我还没收到过一封荒村来信。

不过也许有一封信例外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寄出来的，信封上既没有邮票也没有日戳，更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地址，只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——天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寄达出版社的！

我拿到这封信是在19号的晚上，一个寒冷的北京之夜。那几天我正好应出版社之邀到北京，为两本新书进行宣传，顺便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。那天晚上做完活动，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，便跑到后海边上的“茶马古道”，和责编MM一起喝着香香的米酒解乏。

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飞回上海了。责编MM给了我厚厚一叠读者来信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封不知从何而来的信。信封是那种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收件人地址的字迹也很普通，看不出是哪种人写的。

我拿着信封反复看了看，实在想像不出它是如何邮寄到的，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某个神奇邮箱？

也许是写作者的天生敏感，我忽然有了种奇怪的第六感，转头看着



窗外——许多人在冰封的后海上滑冰，有个男人滑得很棒，在冰面上不停地滑出圆形的轨迹。看着那个滑冰的男人，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圆环，就像冰面一样洁白清澈。

“喂，想什么呢？”

责编 MM 把我从冥想里拉了回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样东西。”

我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轻轻地撕开了这个信封，里面照例是书迷会的回执，一张硬硬的卡片，读者会在上面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当我拿出这张特殊的卡片时，责编 MM 忽然蹙起柳眉说：“嗯，好奇怪的香味啊。”

果然，我也闻到了一股异香，从卡片里浓浓地散发出来，与我们杯中的米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香味。

但这香味只持续了几秒钟，转眼就消散在“茶马古道”餐厅里了。责编 MM 仍然吸着鼻子说：“瞬间消失了呢。”

我把目光又移到了这张特殊的卡片上，因为它确实太特殊了——在姓名栏里填写了一个符号：◎。

这就是对方的姓名？好像不存在这样的汉字啊，就我所知的任何一种外国文字里好像也没这样的，大概只有甲骨文或者古埃及象形文字里才有吧。

“奇怪，就像一口井。”

责编 MM 收起了她那可爱的笑容，盯着这个怪异的“姓名”说。

确实像一口井，是站在井口往下看的角度。我点了点头说：“荒村进士第的后院里，也有一口井啊。”

“你小说里的典妻就淹死在那口井里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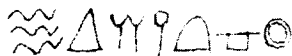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啊，这是被我的《荒村公寓》忽略掉的一点，也许那口井里也隐藏着一个凄美的故事。”

“或是一个……幽灵？”

心里又猛抽了一下，没办法啦，她的话总是能击中我的要害。我只能低下头继续看着卡片，姓名栏之后分别是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联系电话和 E-mail，在这些栏目里全都是空白没填，只有最下一条详细



地址（含邮编）栏中写了一行……我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“文字”，也许说是符号更确切些——



无论你是否相信，我确实是在卡片上看到了以上这些符号，键盘无法打出这些符号，后来我用扫描仪将其扫在了电脑里。

责编 MM 抿了一口米酒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啊？”

然而我却沉默了半晌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符号，心里默默数了一下，总共有七个符号，它们就像是七个邪恶的小人，在我的书迷回执上扭动着身躯，跳着某种古老的巫术舞蹈。

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，我只能强行让自己冷静，仔细地端详着那七个符号。这究竟是某种古老的文字，还是一种特殊的密码，或者是一组蕴涵深意的画面？

可我一点都猜不出来，越盯着它们眼睛就越疼，它们就像针一样扎在我的瞳孔里。而脑子里各种奇怪念头止不住地往外冒，似乎这七个符号会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。

“看啊，最后一个圆圈的符号和‘姓名’是一样的。”

还是女孩子眼尖啊，她的提醒让我注意到了那第七个符号——◎，而卡片上姓名栏里填的也是◎。

这算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是在地址栏里也加入了姓名吧？天哪，这又算哪门子的地址和姓名呢？

我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，对这样一封来历不明的信实在无能为力。我又看了看信封里面，似乎并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当我正要把回执装回信封时，责编 MM 又提醒了我：“看看卡片背面。”

还是她提醒得及时，我立刻将卡片翻过来，只见卡片背面印着一幅图。

不对，所有的卡片背面都是空白的，怎么会有图呢？

于是我睁大了眼睛，盯着卡片背面的图，瞬间像被电打到了似的，整个人都麻木地僵硬住了。



“她是谁？”责编 MM 迷惑地看着这幅图，“好漂亮啊，眼睛里有种特别的气质。”

原来卡片背面印着一个女孩子的脸庞，背景就是白色的卡片，就好像她长在卡片上似的。卡片里的她有着黑色的长发，一张眉清目秀的脸，目光飘忽不定地看着远处。最特别的是她那双眼睛，既带着一些神秘和诱人，又含有几分忧郁和恐惧，就像《聊斋志异》里的聂小倩，让人不由得不生出几分怜惜之心。

责编 MM 不待我回答，继续分析着说：“感觉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，我倒觉得她有些像你《荒村公寓》笔下的小枝。”

天哪，我的责编又一次击中了我，使我原本冰冻的心狂跳了起来……

沉默了半晌之后，我终于回答：“没错，她就是小枝！”

她就是小枝！

又一次面对卡片背面的这张脸，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？是半年前的上海夏天，还是此刻的北京冬夜？

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就是卡片背面印的这张脸，永远无法使人忘却的这张脸，在地铁车窗玻璃上时隐时现的这张脸。

责编 MM 也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问：“天哪，她就是小枝？我一直以为，小枝只是小说中的人物，并不存在于人间。”

“是的，她现在已不在人间了。但她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曾经与我面对着脸……”

说到这里我停住了，低头看着卡片上的女孩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可是小枝的照片，怎么会到书迷回执的背面上去的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过她的照片，她的形象永远只留在我的脑子里，永不磨灭。”

“奇怪，是谁得到了小枝生前的照片，把她印在卡片背面，又在卡片上写了这些奇怪的符号，还不用贴邮票就寄到了我们出版社？”

此刻，“茶马古道”的窗外，后海的冰面发出微微的反光。

我死死地盯着这张卡片，又翻过来看了看，像某个幽灵的名片似



的，就这样送到了我手中。

终于，我把卡片缓缓放回到信封中，然后揣在衣服口袋里，说：“买单。”

走出“茶马古道”，我们沿着后海岸边一路向前走去。我已无心欣赏京城冰封后海的景致，只是不停地摸着胸前的口袋，里头揣着那封“幽灵来信”，而卡片背面那张小枝的照片，应该正对着我的心口吧。

她的名字叫小枝。

欧阳小枝。

这个名字是黑夜里的冰。

透明而又致命，转眼就融化于水中。

小枝来自荒村。

根据我小说里的描述，荒村属于浙江省 K 市的西冷镇，坐落在“大海与墓地之间”，因为面朝一片荒凉的海岸，所以叫做荒村。

在荒村的入口处，有一块明朝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坊——“贞烈阴阳”。它就像一把大锁似的锁住了荒村，村里的人极少到外面去，也极少有外人进入过荒村。更可怕的传说是：凡是擅自闯入荒村的外来者，都会在很短时间内神秘地死去。

荒村中一座古老的宅子“进士第”，因为出过一位明朝的进士而得名。“进士第”的欧阳家是荒村最古老的家族，古宅主人欧阳先生有个独生女儿叫小枝，她是第一个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的荒村人。

非常不幸，在 2003 年一次地铁意外事故中，小枝在站台下香消玉殒了，不久小枝的父亲也因病去世，古老的欧阳家族就此断绝了香火，“进士第”也成为了神秘的空宅。在无数个黑夜里，幽灵悄然出没于老宅的某个角落……

2004 年 4 月，我在那一期的《萌芽》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《荒村》，从此我的生活就被各种来访的读者们打乱了。夏日的某天，S 大学的四个学生突然造访我家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霍强、苏天平、韩小枫和春雨。他们在看了《萌芽》以后，对荒村产生了浓烈兴趣，决定去荒村探险，但我拒绝告诉他们荒村所在的位置。

令人万万不曾想到的是，那四个大学生竟然自行找到了荒村。四人在荒村遭遇了一段可怕经历，终于回到了上海。但厄运似乎追着他们不



放，在短短的几天内四人纷纷遭遇意外：霍强和韩小枫在噩梦中死去，春雨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而苏天平则神秘失踪下落不明了。

现在，再回到 2005 年某月 19 号的北京冬夜，我和出版社的责编 MM 走过冰封的后海，路边布满了各种小酒吧，耳边不时听到吉他的旋律，更有不少操着东北口音的酒博士们在招揽生意。其中最有创意的一个酒吧，在门口挂了块牌子——“围炉取暖，白薯免费”，真搞笑啊。

耶！总算走到仰慕已久的银锭桥啦！

我跑到小巧玲珑的桥栏杆边，看着下面的冰面说：“就是桥小了点，好像也不过如此耶。”

责编 MM 笑着嗔怪道：“你这不是叶公好龙吗？”

就在我暂时忘却了刚才的“悬疑”，想要放松地笑起来时，手机短信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

我缓缓掏出手机，看到发件人竟然是苏天平！

瞬间，在北京冬夜的银锭桥上，我感到心又沉到了水底下，就像这桥下冰封的后海。

怎么会是苏天平？他就是那四个曾经去过荒村的大学生之一，半年前他从荒村回来后不久，便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。为了躲避致命的噩梦，他躲在没日没夜的网吧中，结果还是晕倒了。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十几天，最后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，又回到了 S 大学的校园。

苏天平失踪回来以后，曾专程来找过我一次，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，我几乎都已经把他忘记了。

奇怪，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发短信？

我狐疑着打开这条短信，内容只有三个字——

救救我！

瞬间，手机屏幕上这三个致命的汉字，把我的眼睛给“电”了一下，似乎“电”出了苏天平那张神经质的脸庞，还有他那双古井般幽深的眼睛。

2005 年某月 19 日的北京冬夜，我站在后海银锭桥上捧着手机，盯着这条很可能发自上海的短信——苏天平，这个曾经去过荒村的幸存